



蘇聯之鷹

蘇聯之鷹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

一九四四年。莫斯科



目次

「兩個X-2」.....	索波列夫著.....	三
一架沒有飛回的飛機.....	尼庫林著.....	一九
傾航師底自尊心.....	考什夫尼科夫著.....	七七
無名英雄.....	屠爾兄弟合著.....	八一

「兩個Y-2」

索波列夫

隊上的人很友愛地用這樣一個名稱來稱呼那兩位下士烏斯可夫和烏提金。這個綽號是大家蹬在機翼下等候戰鬥機時講出的。有人問：

——這倒還是個謎：怎樣說才正確——「是刮頭剃鬚子」呢，還是「刮頭刮鬚子」呢？

——太舊了！大家齊嚷起來。

——那就說個新的吧：「烏斯可夫、烏提可夫」，抑「烏斯金和烏提金」？

——簡稱：「兩個Y-2」，——飛機隊的領航師帶着憨噪的音調說，這個稱呼大家都喜歡，連兩位下士也在內。

本來以前都叫他倆是「老虎」，弄得他們很生氣。「老虎」的綽號是有它的來歷的，他倆不愛回憶這段歷史。「兩個Y-2」這個稱呼叫起來雖然有點像馬戲院的名字，但它却很正確地確定了他倆的專長，着重指出了他們不可分割的友誼，並無損於自尊心。雖然每人還沒滿十九歲，但他們已是飛機師，真正的戰鬥飛機師了。

十九歲：多麼奇怪的年齡！自己還沒認識自己的力量，居然相信，能作很多的事情，這些事情要是一個上了年紀的人却是要來沈思一番的。他們的心還是熱的像塊未冷的鎔鉄一樣，而力量正在沸騰，力求在行動中尋找出路。愛情，果敢，憤怒，憎惡全顯現在外面，全是隨心所欲——在他們英明閃耀的目光和勇往直前的動作中全可以看得出來。

巴維爾、烏斯可夫和英諾肯梯、烏提金，在領到飛機前，都在機場勤務隊上服過兩月的務，在這兩個月內，他們接連不斷的時而到少校那裏，時而又找政治委員去，兩個人說的是一樣的話：兩個都是志願兵，入伍前，兩個已是少共了，兩個都有航空化學會俱樂部頒發的飛機師文憑，而且兩個都有了六次獨立的飛行。因此，就該立即發給他們戰鬥機。但政治委員每次都耐性地向他們解釋，說每人應在原有的崗位上戰鬥，載他們坐戰鬥機『玩』現在還不是時候，也不是地方，政治委員有意送他們進學校。而少校却乾脆地把他們打發到飛機場去了。

有次他們兩個又到政治委員和少校這裏來了。這次他們所請求的却不是兩架飛機，而只是一架，而且每個都不是爲自己請求，而是爲朋友請求。這是烏斯可夫想出的策略步驟，並且兩人都認爲這個步驟是英明的。

少校同志，飛機師烏提金，是航空俱樂部的優等生，——烏斯可夫報告說。——他還有母親和妹妹在德寇佔領了的新福洛坡里：不言而喻，他是會好好戰鬥的：

此際，烏提金彎着腰向政治委員低聲說：

——營政治委員同志，巴維爾：——即飛機師烏斯可夫，是飛得頂好的：——有兩弟兄在前線：——都是坦克手：——我們簡直想當步兵去，但這有什麼意思呢？烏斯可夫將來甚至一個人在空中還能更多殺一些德寇，營政治委員同志，是麼？這是很簡單的算盤：

——少校同志，不管你選誰，——烏斯可夫伸直身子完結說，——我們都一樣不惜生命的來戰鬥：

——像老虎一樣，——烏提金補充說。

——什麼樣的老虎？——少校生氣地問。

——烏提金愕然了：

——通常的老虎，少校同志：

——你們在空中看見過老虎麼？連你自己都不知說些什麼：

少校簡直忙得來不及辨別他們的請求。清晨第二分隊上的沙威列夫沒有飛回，潘克拉托夫受了兩次傷，差一點沒把自己的飛機丟掉。這是德寇向塞瓦斯托坡里實行頭次襲擊的時日，空軍大隊的飛機不分晝夜的去轟炸公路上的德國部隊，掃射戰壕裏的敵人，只是爲了上燃料和裝置彈藥才飛回機場。飛機師每天出發轟炸五六次，因懣極了，空軍大隊受了損失。當少校正想下令叫不要在此地妨礙他做事時，政治委員却突然向烏提金說：

——你在俱樂部飛過多少次？

——六次，——兩個匆忙地一齊回答說。

——六次？——政治委員驚奇了。——我以為，五次：——噢，既然六次，有什麼話說，就得想一想：——好，到外面去等等吧：——

他望了望他們，狡猾的一笑，頓時這兩位青年團員底心戰慄了。顯然是在嘲笑他們。他們就整齊地轉身走了。

他們帶着極端興奮的心情，默無一言：只是擦着額角的汗，在土窖外站了五分鐘光景。結果叫他們了。

發給你們飛機，兩個人共一架，——政治委員鄭重地說。——輪流的來飛行。明白麼？

明白，——兩人回答了，只是不瞭解，究竟從那裏降臨了這種幸福。但馬上全都明白了。少校說，他決定利用「K-2」號教練機執行戰鬥的任務，這架教練機是空軍大隊上用來同前後方發生聯絡的，而且恰巧又是他們在俱樂部學習時駕駛過這樣的教練機。他們的任務，是夜裏飛到德寇的前線去扔炸彈和手榴彈。現在政治委員分同每人駕機凌空，檢查他們的飛行質量，然後就給他們最低限度的時間學習夜間飛行，最後就派他們去作戰鬥飛行。

——你們只是不要像老虎那樣來戰鬥，——少校皺着眉頭說。——老虎是很胆小。——它只在飢餓時才衝擊，明白麼？……說要像青年團員樣的來戰鬥就行了：——哼，老虎：——

兩人的臉都紅了。

——這是他們在報上學來的，——政治委員前來解圍說，——不久前我也在什麼地方讀過「我們的神鷹，老虎樣的向法西斯豺狼衝去！」簡直像在動物園一樣：你看他們怎樣的寫！

少校笑了——這是這天的頭一次——並輕輕地把政治委員推向門裏去：

——喂，告訴你的老虎上機吧：我要來看看：

時日是很緊張的，德寇包圍了塞瓦斯托坡里，每架飛機，甚至教練機都是很寶貴的。政治委員底意思很合少校的口味，他親自抽出時間來教「老虎」們學習夜間飛行。他們兩個以一種使他驚奇的強烈熱情從事工作，不久，那架在空軍大隊上稱爲「四輪車」，或按其聲響常叫「哭喪機」的舊教練機，就從容不迫的去執行第一次的夜間轟炸了。烏斯可夫駕駛着飛機，在第二個飛機師的空坐位上則放得有一藍子小炸彈，手榴彈，燒夷彈和一束傳單。

「哭喪機」每晚帶着涕哭的摩托在德寇前線的上空盤旋，有計劃地，每隔一定的時間就向戰壕扔一次手榴彈和炸彈。當然，這無論如何都是不能像烏提金和烏斯可夫所傲然自稱的那樣，叫作爲衝擊的。但是大家知道，單個的蚊虫也能成爲不能成眠的原因。德寇並沒有睡覺，驚慌地在黑暗中傾聽摩托的聲響，有時一些炸彈和一束束的手榴彈均均勻勻地從天空落到頭上。

兩位「老虎」現在是很幸福的。在第十次的戰鬥飛行中他們獲得了下士的稱號。如沒有那個不知怎的從少校的士鎗裏走漏出來而風傳機場的綽號，那一切都會是很好的。「老虎」這兩個字似乎使他們回憶到遙遠的還有乳臭氣味的兒童時代。

現在他們已是勵行刻苦堅韌的嚴重事業的成年人 and 真正飛機師。把戰鬥視作英勇跳躍的幻想，早爲戰爭是種長期的、緊張的和危險勞動的明確概念所代替。德寇的猛攻碰上釘子之後，停止前進，挖起戰壕來了。每天晚上這兩位朋友輪流地、良久地翱翔德寇上空，等待掩蔽部裏無意中閃爍出來的燈光，放射大砲和機關槍時閃耀着的火花，以便從黑暗的高空向那裏拋擲不大的，但却很猛烈的炸彈。

這是超等準確射手的夜間轟擊。白天「哭喪機」是不能出現戰地上空的，因爲一碰到「米式」驅逐機就會被擊落的。但夜間這架由滿腔熱血，滿腹仇恨和意志堅毅的青年駕駛的舊教練機，却主宰了德寇戰壕的上空。有時德寇，竟不敢打開前緣的探照燈，只是一聽到摩托響，就向天空亂射而耗費極大數量的彈藥。飛機有時陷入這個猛烈的火網，機翼就帶些洞孔回來。這兩個朋友又一塊把它修理好，一到夜裏他們的飛機又去厭煩而均勻地擲彈，證明在戰爭中任何武器只要善於使用都是很好的。

雖然烏斯可夫和烏提金已獲得一般人的尊敬，但「老虎」的綽號仍然在追蹤着他們和伴隨他們：飛機師是歡喜說笑話，開玩笑的，不用這樣有趣的綽號來取樂，這簡直是不會有的。兩位朋友在機場上，在飛機旁，在修理所倒還可以忍耐下去，而在飯堂却：

——杜霞，餓得像飛鷹樣的老虎來了！——有人看見他們來到門前時叫道，——杜霞，準備點額外的飯食吧！

這是最壞不過的了。

杜霞是個管飯食的女青年團員，一個稀有的、唯一的、美妙的、聰明的、富於同情感的：姑娘。可是列舉也沒有用：讓每個讀者去回憶他在十九歲時所愛上的那位姑娘身上看出的特點儘可把這些特質用二來乘吧。因為他們兩個都愛上了她，而且彼此在談到她時，自然可以找出加倍多的特質。因此，當「老虎」的綽號已經忘記時，機場上却又出現了「兩個X-2」這一新綽號，他們渾身感到一種稀有的輕快！現在在杜霞看來，他們也不是小孩了。

這點很重要。杜霞怎的也不願意去瞭解，他們每個早已（已經兩個月了）覺得，如果杜霞不把自己的命運與他的命運結合起來，那他今後的生活會多麼的孤寂。這個問題是他們每個早已感覺到而且解決了的。所沒有解決的只在於，她願意把自己的命運同「兩個X-2」整體中的那一個部份結合起來。戀愛一層是講得很坦白的，沒有競爭，他們輪流在自家的「休息日」同杜霞玩，杜霞對他們也抱着同樣的友善態度。

在多次遊玩中不知怎的，兩朋友每人所談的都不是自己，而是出發進行轟炸的友人，總是熱烈地稱讚他，而杜霞聽到這些話，就感到有鉄一般的必要，要把自己的心同時獻給那視作「兩個X-2」之不可分割的整體。要作選擇是不可能的。如果自衛本能不給

杜霞指出挽救的辦法，她那顆可憐的心是會經受不住這樣創痛的。所以杜霞愛上了第一者。而且愛的不是飛機師，是個甚至很少開到塞瓦斯托坡里來的巡洋艦上的上士。十八歲的少女的心就是如此：它濃於遙遠的幻想而淡於眼前的現實。

首先知道這件事情的是烏斯可夫。一個靜靜的十二月晚上，空氣新鮮，皎潔凜冽，這是在克里木所罕有的。杜霞的兩頰閃着妍媚的光彩。烏斯可夫第一次想不提烏提金的英勇和卓越本事，而來講講自己。但暮色朦朧中，在檢查所前面却出現了一位穿海軍大衣的高大形影，杜霞輕叫了一聲就向那個不相識的海軍軍人撲去，而海軍大衣的黑色衣袖，樓着她的肩膀，幾乎把整個杜霞在茫然若失的下士視線下，遮蓋住了。這樣熱烈的會晤是極自然的，因為巡洋艦已有兩個多禮拜沒在這裏，何況關於它還有各種不同的傳說。

烏斯可夫跑到了機場。夜色沈沈，烏提金還沒有飛走。然而烏斯可夫爲的不弄壞朋友的戰鬥飛行，所以當朋友問道，爲什麼回來得這樣早時他竟有充分的勇氣說，杜霞因爲覺得疲倦，搭進城的汽車回去了，他把朋友送走後，就在機場上等他歸來。

他們互相訴苦的談了個早上。到吃午飯時他倆都覺得奇怪，究竟他們看中了杜霞些什麼。兩個交換意見後，這才完全弄明白，她原來是個無心肝的、空洞的、虛偽的、殘酷的、一點也不美妙的姑娘：可是列舉也沒有用：讓每個讀者去回憶他十九歲時在那拒絕愛他的姑娘身上發現的特點儘可把這些特點用四來乘吧。因為受侮辱的是兩個人，並且

每個人身上還要加上替朋友所受的侮辱。十九歲的青年的心就是如此：它從愛的高峯一下就沈到了恨綿綿的深海。

可是，是沒有時間苦惱的：開始了第二次對塞瓦斯托坡里的衝擊。這是出乎他倆的意料之外，因為少校恰巧允許在戰爭暫時平靜的這個禮拜，開始教他們駕駛戰鬥機。現在却又作罷論了，「兩個X.S」仍繼續輪流飛去「轟擊」他們已知道得爛熟的前線。彼此間經受住愛情考驗的交情，在戰爭的危險考驗中鞏固和鍛鍊了。「兩個X.S」已成為不可分割的、忠勇的友愛象徵。

包圍圈越來越緊。飛機場就在防禦陣地底前緣，空軍大隊轉到了新的地方，轉到了海岸邊上。

這是塞瓦斯托坡里城人在被包圍時日中親手築成的飛機場。塞瓦斯托坡里人，在敵人重砲火力下，早把突出海角上的石場打掃乾淨了，這是萬一敵人逼近城市時，最後的一個飛機場。他們搬走了大塊的石頭，修平了陡峭海角的堅硬地層。他們把地上搬起的石頭堆到停機房底木幹上。這裏的地面和石頭是種奇怪的血色。

當空軍大隊往飛機場降落時，正是天朗氣清的日子。新飛機場的狹窄石場，就像是海角的紅色楔形體插進蔚藍的冬季的海裏，停機房的大堆紅色石頭，像些遠古的奇怪紀念碑和巨人親手建築的原始廟宇矗立着。但它們並不是巨人所築：這是塞瓦斯托坡里城的男女老少親手建成的。

紅、藍的顏色在清潔透明的空氣裏，色彩特別鮮明，其勇壯、嚴格的區別是嚴峻、莊重和緊張。怎的也減弱不了這幅圖景底森嚴性，其中沒有一點模糊不清的地方。全是顯明而確切的。

陰影是暗淡而漆黑的，它提醒那懸在戰爭城上的可怕黑雲。石頭紅得那麼鮮艷，像血一樣，似乎它已爲城市保衛者的神聖鮮血所浸透。海天藍得那麼皎潔，使人心曠神怡，感到廣闊，自由希望的巨大寧靜。永生不朽的太陽，照着天空，映到海裏，照耀着紅色的石頭。克里木的慈祥而熱烈的太陽，本來是利人休息助人健康的，現已成爲嚴峻、冷酷、復仇的發光體了。

這個奇怪的飛機場，塞瓦斯托坡里人親手替自己建築的紀念碑——決心爲這一英勇、忠實、光榮城市鬥爭到底的蘇維埃人民英勇堅毅的紀念碑——哀悼，鮮血，希望和復仇的紀念碑，從空中看來，其情景就是如此。

當空軍大隊剛一停下，機場上就飛起火箭來了。受驚的蜜蜂，就在散佈機場的紅石蜂窩裏喧嚷起來。鳴叫着，從石堆裏伸出自己寬大的銀灰色頭來，玻璃般的眼睛炯炯發光，似乎在左顧右盼。然後就伸伸自己長長的、結實的軀幹，整整堅硬的放光的翅膀，帶着復仇的，兇猛的鳴叫飛入了蔚藍的天際。轟炸機又出發進行轟擊去了。

第一次共同在自己「哭喪機」上出發飛行的兩位朋友，帶着羨慕的神色目之而去，嘆過一口氣，就把自己的那架老飛機拖到機場邊上。因爲沒有隱藏它的地方，所以

『兩個X-2』首先就來建築停機房。由於關心自己的飛機遂使他們的關係更加接近了，可是，說也奇怪，正是在這裏，在光榮的飛機場上，第二次衝擊的嚴重時日，『兩個X-2』整體却遭受了嚴重的破壞。

最壞的是，這件事情竟在從莫斯科來的高級長官眼前發生。

這位將軍走遍各停機房把新飛機場巡視了一番。他在該少校的空軍大隊上詢問那架有名的，其豐功偉業已傳到他耳裏的『哭喪機』在什麼地方，以及這堪爲友誼模範的『兩個X-2』整體何在。他彎身向少校說，他們已是給獎的時候了，絕不要吝惜獎賞和發給他們戰鬥機。他倆還正在談論這件事情就來到了停機房跟前。這裏是很靜寂的。天空飛機的聲響只微微的聽到。恰巧在這個靜寂中將軍聽到了怒罵的聲音。

——你是個阿諛家，知道嗎，阿諛家，鑽營家！明白嗎？——一個聲音叫喊說。作這樣的事情就是把你的臉打歪也是不可惜的。明白嗎？

——你是個嫉妬心多的傻瓜！明白嗎？——另一個聲音回嘴說。——自以爲是個生翅的老虎！……自傲，自傲什麼！我應向你報告不成？我是個飛機師，他們派我去的。

——你是個飛機師麼？你是個水夫，而不是飛機師，你看你是誰！

——你連當水夫都不夠資格！你只會站着接水桶！

將軍很快地轉過停機房就看見了那鼎鼎大名的『兩個X-2』整體的全部精華。

『兩個X-2』整體顯然已經壞了。兩個下士紅着臉，握着拳頭、狠狠的，忿怒的，面

對面地站着。如果少校（差點對他們失望）不叫他們的名字，那大概是會打起來的。他們轉過身來，深深地吁了一口氣，費力地掩住怒火，而立正了。

——這就是「兩個X」整體麼？——將軍藏着笑容問。——你們隊上的友誼很不錯。

關於這事傳得很廣：甚至傳到了莫斯科。這很像一對公雞，而並不是飛機師。

大家默無一言，只有兩個「公雞」在沈重地呼吸。

——少校同志，你能夠說個明白嗎？不能：那末，下士，你們說說吧，究竟是怎樣一回事？

烏提金向前走了一步，當他奮然開口時，少校驚愕地看到他並不像個下士，一個英勇、鎮靜有為的飛機師，而是個平常的，被什麼欺侮得落淚的小學生。他眼裏真的有眼淚。他亂雜不清的說，昨晚是他出發轟炸的班期，但烏斯可夫却去向少校獻「慫慂」，說他發現了一個什麼迫擊砲隊，這次最好是讓他去，因為口說在什麼地方是很困難的，而烏提金又難於找到這個砲隊，——總而言之，烏斯可夫昨晚不是按班期飛行的：我忍住了——就讓了一個夜晚。但今天已是他的班期，而烏斯可夫又無恥地說，他又耍飛行，因為是上級派他代替烏提金，這並不是他的過錯：總之烏斯可夫竭力在長官面前討好，請求給自己的任務，這不是同志的態度，這不是青年團員的態度，這是：

——夠了！——將軍皺着眉頭說。——少校同志，既然他們不能共用一架飛機，那就完全取消他們的飛行好了。正當作戰的時候，他們却來鬧意氣：——

他倆的面孔都發愁了，而烏提金又搶上一步。

——這不是鬧意氣，將軍同志，——他失望地說。——讓我報告一下吧。

——噢，報告吧，——將軍仍愁眉不展地說。

可是，這不是報告。這是熱烈的少年的心在蓬勃呼號。這是沸騰着果敢精神參戰願望的心，是充滿着痛惡敵人、燃熾着復仇渴望和蒙受着侮辱針刺的心，這顆心剖出它那全部嬌媚、動人、雖然有些可笑，但却使人傾服的美質，在高級長官面前現出來了。這顆心還是熱的，像塊未冷的鎔鉄一樣，而力量正在沸騰，力求在行動中尋找出路。勇敢，憤怒，廉恥和熱情全顯現在外面，全是隨心所欲。十九歲！多麼令人驚奇的年齡！

將軍聽到他那斷斷續續的講話，看了看他的眼睛，看到了他心目中的東西比他、烏提金所能講說的還多，——青年人能於戰勝一切，在憤怒中抓住武器就不願將它讓給任何人的這種巨大力量，把將軍的心也感動了。他頓時覺得，很想擁抱自己兒子那樣來擁抱這位青年，而低聲的暗暗的說：『好的，乖孩子，好的！』
——乘着你血氣方剛的時候去親手去殺敵吧！——好的，乖孩子，好的！——

可是，他轉開視線了，烏提金在他眼裏似乎已看到了他的同情和瞭解，於是他這樣地說道：

——顯然。當下級軍官的人吵架總是不對的。

他緘默了，忽然結束說：

——現在就當我面和解下去吧。

「兩個Y-2」黯然若失地彼此望了一望。然後烏斯可夫踟躕了一下，首先伸出了手來。烏提金也慢慢地伸出手去。可是兩個人的臉竟是這樣的羞澀，使得兩位當長官的不由地轉過身去，隱藏自己的笑容，而將軍却揮手說：

——公雞！：嗽，怎的：我們將取消你們的飛機。休息時好好的想想吧。也許，可以和解下去吧。

他們的飛機，的確取消了。誠然，每人却領得了一架衝擊機，他倆又共同得了個名叫「公雞」的新綽號。這個綽號是更正確一些，因為「兩個Y-2」整體已經用不着了：現在各人駕各人的飛機，在一個分隊上並列飛行。

然而「兩個Y-2」的綽號終究又在石頭機場上叫過一次。這是春季的事情。前線又沈寂了，但「公雞」每天却經常地去轟炸德寇的戰壕——現在已是白天，是在太陽光下用砲和機關槍去掃射敵人了。有次在這樣的轟炸中烏提金竟沒有飛回。

烏斯可夫報告少校說，烏提金顯然是被敵人砲彈打中，因為飛機冒煙後，就急遽地墜下海去了。前去營救却又不可能，因為還要援助我們的反攻。只是見到，他往標高一三、五公尺高山左面的沙灘上落去，那裏沒有德寇。如果派架飛機到那裏去，還有機會在德寇未追到以前把他營救出來，德寇無疑地會來撲攻這架飛機的。